
物质主义、社会联系与生命意义的权衡^①

——大学生价值观标准的社会性别差异

李 洁 石 彤

摘要:本文以“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之“女大学生群体调查”的数据为样本,采用了结构方程的方法,探究了男女大学生在成功评价标准上的社会性别差异。研究发现:当评价对象为男性时,男性应答者更多地强调生活富足、身居要职等“物质主义”因子;而当评价对象为女性时,女性更多地强调“社会联系”和“生命意义”因子;研究继而通过引入“社会支持”因子和“社会性别观”因子作为控制变量来说明:这一性别差异并非“本质主义”的,而是在社会处境与性别观念的影响下出现的。

关键词:大学生 价值观 社会性别 物质主义 社会联系 生命意义

一、导言

价值观是指有关最终目标的态度,或是指引行为选择或评价的标准,它超越了特定的情境,并且在重要性上存在等级差异(Marini et al., 1996)。价值观对人们自身行为的定向和调节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人的自我认识,并直接影响和决定一个人的理想、信念、生活目标和追求方向的性质。

在校大学生是未来社会建设的重要人才力量,他们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未来价值走向的重要预测指标。而处于青年早期阶段的大学生,其价值观正处在逐渐定型的阶段。因此,研究大学生的社会价值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所处的经济地位,及其成长过程中的个人经历都会对一个人的价值观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社会性别因素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在传统教育发展理论中,包括弗洛伊德、皮亚杰、科尔伯格等理论家假设了这样一个人的发展的简单路径:人在发展过程中需要逐渐摆脱家庭、进入社会,自主性(autonomy)、独立性(separation)和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是人的发展的必经阶段(弗洛伊德,1996)。然而,以吉利根(Gilligan)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学者则认为女性的发展始终和她们与家庭及他人的“联系感”、责任感和关怀相联系的。女性个体同一性的发展恰恰不是她们在多大程度上通过竞争获得了“独立性”,而是取决于她们和他人的相互联系和关怀(吉利根,1999)。

定量研究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女性主义的经典假设。比特等人从同情(Compassion)、物质主义(Materialism)和意义(Meaning)三个维度测量了美国青少年的价值观,发现相比于男性而言,女性更多地表达了对他人幸福的关注和责任;较少接受物质主义和竞争取向的价值观;更多地强调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追寻(Beutel et al., 1995)。研究还发现:价值观的性别差异会继而导致男女两性在一系列社会角色上的行为差异(Marini, 1992)。如马里尼等人的研究指出:年轻女性在

^① 本文是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10@ZH020)的子课题“女大学生典型群体调查”和2010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女性高层次人才成长规律与发展对策研究”(10JZD0045-1)的成果之一。

工作选择上更多地看重工作的内在价值,如工作本身的意义、利他主义和社会回报,而非收入、晋升和职位等外部价值(Marini et al., 1996)。

大学生作为社会结构中受教育程度较高、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未来发展趋势的特殊群体,其价值观是否也存在性别差异?萨克斯及其合作者通过对来自200个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17000名被访者进行的调查发现了类似的结论:男大学生在学术能力和领导角色方面更加独立、自信;而女大学生有更强的服务他人、改善社区的愿望,更愿意和不同种族、文化背景的人建立联系(Sax, 2008)。

类似的,科玛洛夫斯基在其研究中也发现:在大学阶段,尽管男女两性都经历了认识论上的重大改变,即认识到真理是相对的,是被建构的结果,而非绝对真理,但对女性的智识发展而言,人际互动、合作和共识的形成则显得更为重要。女性的认同发展和职业期望更多地受到家庭、同龄群体和浪漫关系的影响。她们是在和他人的交往关系中逐渐形成了自我认同——而非在和他人的边界划分和竞争性关系的基础上(Komarovsky, 1985)。

男女大学生在价值导向上的差异又会进一步影响其人生目标的选择。米勒等人在一篇论文中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些在科学领域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女性,其成就动机来自于哪里?通过研究,米勒发现:和男性往往在竞争性环境中获得优异表现的动机来源不同,这些优秀女本科生的学术动力恰恰来自于——帮助他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所有的科学专业中,医学——特别是社区医疗、儿科医生和精神病学等以病人为取向的医学专业中集中的女性最多,而在那些纯粹和机器打交道的专业——如计算机、机械类专业中女性较少的缘故。正是由于男女两性的社会价值观导向不同,我们才需要发展出适应不同价值观导向的专业激励机制,例如更多地向女性揭示机械类专业在帮助人类生产和生活方面的价值(Miller, 2000)。

国内目前有关大学生价值观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描述性的分析居多,缺少进一步的数据支持和理论阐述(姚本先, 2007; 胡钦太, 2002);(2)在定量研究中,以心理学的文献居多,把价值观看成是个体之间有差异的表现,或是缺少对社会结构和文化意涵方面的深入考察(辛志勇、金盛华, 2006; 许燕、王砾瑟, 2001);(3)缺少专门从社会性别角度对大学生价值观的系统分析,性别只是作为和其他诸如年龄、年级、父母受教育程度等个人因素相平行的一些分析变量简单带过,缺少对社会性别与价值观关系的深入挖掘和分析(文萍等, 2005; 阴国恩、戴斌荣, 2000; 阴国恩等, 2000)。

基于上述研究综述,本文认为有必要对国内在校大学生价值观的社会性别差异进行更为系统的研究,以期发现中国在校男、女大学生的价值观特点,了解其背后的社会性别意涵,从而为更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模式奠定基础,并对当代青年的主流价值观做出反思。

三、研究设计

在借鉴比特、马里尼(Beutel et al., 1995)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拟从“社会联系”、“物质主义”和“生活意义”三个角度来研究男女大学生在价值观标准上是否存在差异。其中,“社会联系”因子是指对和他人建立良好关系的关注,如看重拥有亲密朋友、受人尊敬等维度;“物质主义”因子是指对物质享受和竞争的强调,如对生活富足、身居要职等方面的强调;“生活意义”因子是指对生命目标和意义的关注,如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生命意义的实现等方面。本文认为:男女大学生在价值观念上存在性别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不是与生俱来“本质主义”上的差异,而是与男女两性大学生的成长环境和社会文化期待息息相关的。

为了更好地解释性别对价值观的影响,本文还引入了“社会支持”因子和“社会性别观念”因子作为控制变量,来揭示男女大学生价值观差异的社会文化原因。其中,“社会支持”因子是指在社会生活中能够获得实际关怀和帮助的水平;“社会性别观念”因子是指“人们对男女两性的社会位置、权利、责任及彼此关系的认识 and 评价”(孟祥斐、徐延辉, 2012:14)。本文认为,正是男女大学生基于社会文化期待所产生的“社会性别”差异继而导致其价值观上的深层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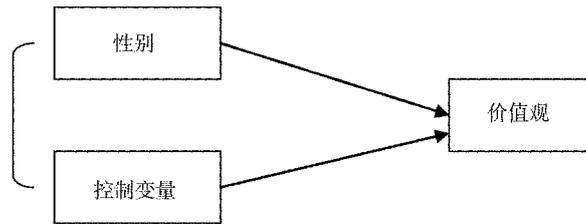


图1 研究设计结构图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之“女大学生群体调查”。此次调查于2011年4月-7月在北京、西安、银川、南京、武汉等五个城市十余所高校进行,涵盖了重点高校和普通高校、十二大专业门类的大学生。调查共收集本科生数据2822份,其中男性1383人(占样本量的49%),女性1439人(占样本量的51%)。文章采用了Amos18.0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结构方程分析。

四、描述性分析

调查中让应答者回答他们在评价一名男性或女性是否成功的时候看重哪些标准。本文认为,应答者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时,所强调的评价指标,能够反映出不同类型的价值观标准在其价值观念中的等级排列顺序,从而可以看作其价值导向的反映。从表1中可以看出不同性别的应答者在评价男性对象和评价女性对象时所看重的标准存在一些显著的性别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人们在评价不同性别的对象时,存在评判标准的差异。如:在评价男性是否成功的时候,人们最看重的三个指标是事业成功(83.9%)、自我实现(82.1%)和受人尊敬(79.0%);而在评价女性的时候,最看重的三个指标分别是家庭美满(87.2%)、有知心朋友(76.8%)和受人尊敬(69.6%)。相对而言,事业成功(男:83.9%/女:20.3%)、成名成家(男:35.9%/女:17.5%)、身居要职(男:34.7%/女:10.0%)这些指标在评价个人是否成功对体现出的性别差异最大。

表1 评价男性或女性是否成功时看重下列标准的人所占的比例(%)

	评价男性	评价女性	卡方检验
社会联系			
H3B 家庭美满	75.7	87.2	***
H3G 有知心朋友	65.4	76.8	***
H3F 受人尊敬	79.0	69.6	***
物质主义			
H3A 事业成功	83.9	20.3	***
H3C 生活富足	53.5	45.2	**
H3D 成名成家	35.9	17.5	***
H3E 身居要职	34.7	10.0	***
生命意义			
H3H 自由	47.0	55.7	**
H3I 自我实现	82.1	69.1	***
H3J 服务社会	65.9	50.2	***

卡方检验显著性水平:*** $p < 0.01$, ** $p < 0.05$ (2 - side)

(2)不同性别的应答者在评价男性或女性是否成功的标准上也存在一些微妙的差异。从表2可以看出,当评价对象为男性时,男性应答者更多地强调了物质维度和竞争性指标。有58.3%的男性认为生活富足对于评价一名男性是否成功至关重要,而选择这一项的女性只有48.9%。类似的,有43.1%和39.1%的男性认为成名成家和身居要职是衡量男性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而选择这两

项的女性分别只有 28.9% 和 30.4%。

而当评价对象为女性时,女性应答者更多地强调了社会联系和生命意义的维度。例如,有 81.4% 和 76.1% 的女性应答者认为有知心朋友和受人尊敬是评价一名女性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而选择这一项的男性应答者只有 72.0% 和 62.8%。类似地,76.8% 的女性应答者认为自我实现是评价女性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而选择这一项的男性应答者只有 61.0%。

可见,相比于女性应答者,男性应答者更多地强调利益、竞争等“物质主义”的相关指标;而相比于男性而言,女性应答者更多的强调社会联系和生命意义的相关指标。

表 2 不同性别的应答者看重下列标准的人所占的比例 (%)

	评价男性		评价女性	
	男性应答者	女性应答者	男性应答者	女性应答者
社会联系				
H3B 家庭美满	74.4	76.9	85.6**	88.8**
H3G 有知心朋友	65.4	65.5	72.0***	81.4***
H3F 受人尊敬	76.4***	81.6***	62.8***	76.1***
物质主义				
H3A 事业成功	83.3	84.5	13.6***	26.8***
H3C 生活富足	58.3***	48.9***	45.2	45.2
H3D 成名成家	43.1***	28.9***	17.5	17.6
H3E 身居要职	39.1***	30.4***	8.9***	11.2***
生命意义				
H3H 自由	50.9***	43.2***	53.1**	58.2**
H3I 自我实现	81.1	83.0	61.0***	76.8***
H3J 服务社会	66.8	65.1	46.0***	54.2***

卡方检验显著性水平:*** $p < 0.01$, ** $p < 0.05$ (2 - side)

一般而言,人们对上述两种性别评价标准的第一种差异更为熟悉——即人们倾向于以不同的标准来评价男性和女性。这与我们的社会文化规范是一致的,即男性要以事业发展为主,女性要以家庭生活为主。而对第二种评判标准的差异人们实际上注意得较少,即在评价男性(或女性)是否成功的标准上,不同性别的应答者是否存在差异? 这些性别差异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以及它如何反映了应答者头脑中更为深刻的价值观标准?

本文主要关注的就是性别评判标准的第二类差异,即不同性别的应答者在评价男性(或女性)对象是否成功时,在评判标准上存在价值观基础的差异。在下文中,研究将以表 2 中的测量指标为基础,构建反映大学生价值观念的潜在因子;并依据评价对象的性别,分别建构应答者的性别对其评价标准的影响;本文继而将进一步探讨为什么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价值观评判标准上会存在差异,亦即性别差异背后的更为深层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观念的原因是怎样的。

五、结构方程模型的建构和解释

(一) 构造价值观因子

基于上述描述性研究的发现,我们注意到当评价对象为男性时,男女两性评判标准的主要差别在于对“物质主义”相关指标的强调程度;而当评价对象为女性时,男女两性评判标准的差别主要表现在“社会联系”和“生命意义”的相关指标中。所以我们依据评价对象的性别,分别建立了评价男性的“物质主义”因子和评价女性的“社会联系”和“生命意义”因子。对价值观潜变量的估计模型可以用下述公式表示:

$$y = \Lambda_y \eta + \varepsilon \quad (\text{公式 1})$$

其中,潜变量 η 是我们构造的价值观因子,可观察变量 y 是这些潜变量的测量指标。 Λ_y 是指

标变量的因子负荷量 (loading), 而 ε 为可观察变量的测量误差。研究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因子负荷进行计算, 得出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见表 3。

表 3 价值观因子与测量指标因子负荷 (标准化回归系数)

因子和指标	标准化回归系数		特征根	方差贡献率 (%)
	评价男性	评价女性		
社会联系			1.306	65.321
H3G 有知心朋友		0.808		
H3F 受人尊敬		0.808		
物质主义			1.940	64.669
H3C 生活富足	0.705			
H3D 成名成家	0.854			
H3E 身居要职	0.845			
生命意义			1.479	73.962
H3I 自我实现		0.788		
H3J 服务社会		0.860		

其中, 评价男性的“物质主义”因子 $KMO = 0.640$, Bartlett's 球形检验结果显著, 适合做因子分析, 该因子解释了总变异的 64.669%。评价女性的“社会联系”因子和“生命意义”因子检验结果类似, 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65.321% 和 73.962%, 都解释了相当部分的方差变异。

(二) 当评价女性是否成功时, 男女两性的价值观标准差异

为了衡量性别对价值观因子影响的程度和显著性, 我们建构起公式 2 中的结构方程模型, 其中, η 是我们构造起来的价值观因子, ξ 是性别哑变量 ($1 = \text{女性}, 0 = \text{男性}$), Γ 是性别对价值观因子的结构系数矩阵, ζ 是无法由该结构方程解释的残差项。

$$\eta = \Gamma\xi + \zeta \quad (\text{公式 2})$$

通过参数估计我们发现: 当评价对象为女性时, 应答者的性别会影响“社会联系”和“生命意义”因子的得分。女性应答者比男性应答者更多地强调诸如“有知心朋友”、“受人尊敬”等社会联系的维度和“自我实现”、“服务社会”等生命意义维度在评价一个女性是否成功时的重要性。应答者性别对这两个评价因子的影响系数 (标准化) 分别为 0.232 和 0.193, 削减误差比例 R^2 分别为 3.7% 和 5.4%, 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较好, 各项配适度指数基本达到了临界配适标准, 具体参数值见表 4 中“控制前”一栏。

表 4 评价对象为女性时, 性别和“社会支持”因子对应答者价值观的影响

	评价女性			
	控制前		控制后	
	社会联系	生命意义	社会联系	生命意义
性别 ($1 = \text{女性}$)	0.232***	0.193***	0.210***	0.177***
社会支持	/	/	0.164***	0.123***
R^2	0.054	0.037	0.080	0.052
拟合度检验	GFI = 0.993, CFI = 0.971 RMSEA = 0.078, $X^2 = 54.158, df = 3$ $X^2/df = 18.05$ N = 2822		GFI = 0.993, CFI = 0.977 RMSEA = 0.039, $X^2 = 81.481, df = 15$ $X^2/df = 5.43$ N = 2822	

*** $p < 0.01$, ** $p < 0.05$ (2 - side)

削减误差比例代表了“社会联系”和“生命意义”两个内因变量被性别自变量解释的变异度。尽管削减误差比例数值看起来似乎并不高,但是考虑到个体的价值观是一个受到个人性格、成长环境、社会情境等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变量,单独一个性别因素就能削减3.7和5.4个百分点的变异程度,这一发现仍然是具有研究价值的。事实上,比特和马里尼1995年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的研究也曾得出过类似的结论:在研究中,她们从“同情”、“物质主义”、“意义”三个维度测量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念,结果发现性别能解释5.1%的“意义”因子的方差变异,并由此认为“性别在三个价值观因子上都能解释相当程度的变异”(Beutel et al., 1995:444-445)。

为何在评价女性是否成功时,男女两性的价值观标准会存在差异呢?有证据表明:相比于女性而言,男性较少获得情感支持,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也很少和人交流(Rosenthal et al., 1986)。由此,一个可能的推论是:女性之所以相比于男性而言,更强调“社会联系”和“生命意义”因子,是由于她们在成长过程中更多地体验到他人的亲密情感并相应地获得了更多的社会支持所导致的。所以我们可以考虑引入“社会支持”因子作为控制变量^①,来解释应答者在价值观上的差异,并允许性别外生变量和“社会支持”因子自相关。在控制了“社会支持”因子后,我们发现性别对价值观的影响力系数降低了(见表4“控制后”列中的数据),这说明性别对价值观的影响可以部分地由“社会支持”因子所解释。此外,我们还发现,在引入了“社会支持”因子后,模型整体的解释力上升了,模型对“社会联系”因子的削减误差比例从5.4%上升到8.0%,对“生命意义”因子的削减误差比例从3.7%上升到5.2%,模型的拟合优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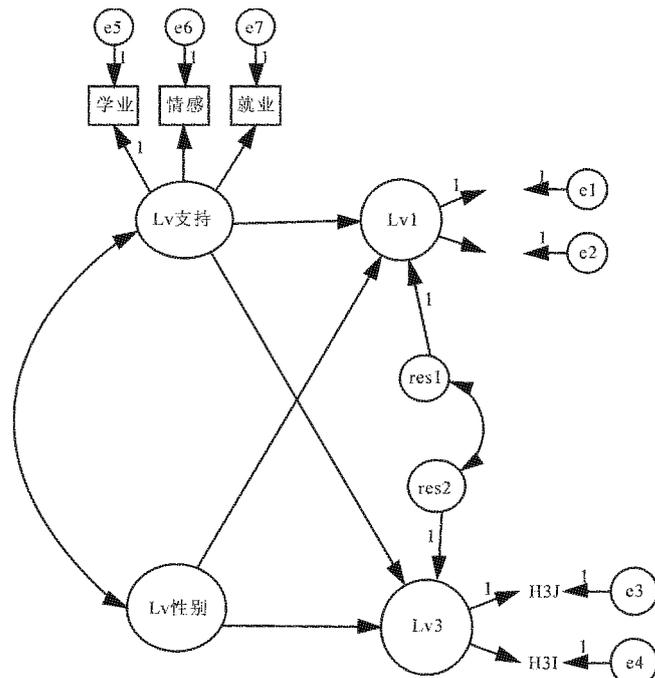


图2 评价女性的价值观结构方程模型(控制后)

在模型中引入“社会支持”因子的价值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评价女性是否成功时候,男、女大学生会存在价值观标准上的差异。正是由于女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在情感、学习和就业等方面获得了更多的亲密关系的社会支持,所以她们更加看重超越于个体利益和竞争之外的社会纽带和生命本身价值的重要性。

^① 问卷E7“当您遇到下列困难的时候,有人能给您提供帮助吗?”分别就学习、就业、情感等方面询问应答者的社会支持情况。

(三)当评价男性是否成功时,男女两性价值观标准的差异

类似的,我们可以建构起评价男性是否成功时,应答者的性别对其评价标准选择的影响。在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时,我们注意到:在评价男性对象时,相比于男性应答者,女性应答者更少强调生活富足、身居要职等“物质主义”的标准。所以在评价对象为男性时,我们建构了应答者性别对“物质主义”因子的结构方程模型。

结果如表5“控制前”列数据所示:应答者性别对物质主义的影响系数为-0.152,表示与男性应答者相比,女性应答者更少强调个体利益和竞争相关的指标。性别外生变量对“物质主义”因子的削减误差比例为2.3%。削减误差比例的数值并非特别理想。我们可以进一步引入其他可能对物质主义因子产生影响的外生变量。一个可能的推论是:家庭经济情况是否会影响应答者对物质主义的追求?但是按性别分组后,发现家庭经济情况对应答者价值观的影响系数并不显著,削减误差比例也非常之小。对其他自变量——如年级、大学类型(重点与非重点)、专业大类(文史法哲与理工农医)——的考察也是类似的情况。在诸多自变量中,性别的相对解释力已经是非常突出的。

表5 评价对象为男性时,性别和“性别观念”因子对应答者价值观的影响

	物质主义	
	控制前	控制后
性别(1 = 女性)	-0.152 ***	-0.025 ***
社会性别观念	/	-0.224 ***
R ²	0.023	0.056
拟合度检验	GFI = 0.998, CFI = 0.994, RMSEA = 0.066, X ² = 13.297, df = 1 X ² /df = 13.297 N = 2822	GFI = 0.991, CFI = 0.984, RMSEA = 0.049 X ² = 45.234, df = 8 X ² /df = 5.65 N = 2822

*** p < 0.001, ** p < 0.05 (2 - side)

但是我们对这一结果仍不满意,还想继续探询不同性别的应答者之所以对“物质主义”相关的指标存在态度差异的背后原因。这里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本文并不认为男性和女性在价值观上的差异是“本质主义”的,而是认为这种差异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社会性别”差异,亦即男女大学生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差异背后尚有更进一步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意涵(Dittmar, 2004)。这就意味着在生物性别之外,我们还要将应答者的性别文化观念和性别角色认同考虑进来。

就性别观念的变化而言,女性主义学者认识到:在进入人类文明社会之后,男女两性原本模糊的性别分工模式开始日益清晰:男性担负着养家糊口、在外拼搏;女性负责生儿育女、维系家庭。因此,在传统性别文化中,男性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主要是其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等“物质主义”因素。然而在更为多元化的社会性别观念中,男女两性都是独立、完整意义上的存在,换言之,男女两性都需要实现其物质-情感的双重价值,而不存在男性更功利化、女性更情感化的划分。所以一个合理的推论是:个体(无论男女)的社会性别观念越传统,越倾向于以经济和地位等因素来评价男性是否成功;而个体的性别观念越平权,在评价男性时,反而不太会特别强调功利和物质因素。

本调查问卷 F1 题是一组性别角色的李克特五分量表。从表6的描述性分析中可以看出男女大学生在性别观念上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男大学生的社会性别观念更为保守,而女大学生的社会性别观念更为平权。对“男人应该以事业为主,女性应该以家庭为主”、“挣钱养家主要是男人的事”等传统性别观念的表述,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女性回答“很不赞同”,而选择同一选项的男性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男女大学生的社会性别观念之所以展现出如此之大的差距,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女大学生作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群体,本身在社会观念上就更为先进,对传统“男主外、女主内”

的家庭分工模式更多地持不同意见;另一种可能是本调查的调查单位署名为全国妇联,调查者的身份可能会对填答者产生一些微妙的影响。^①

表 6 分性别看男女大学生的社会性别观念

	“很不赞同”的人所占的比例(%)		卡方检验
	男性	女性	
F1D 男人应该以事业为主,女性应该以家庭为主	8.7	30.1	***
F1E 挣钱养家主要是男人的事	7.9	31.6	***
F1I 丈夫的事业发展比妻子的事业发展更重要	12.5	26.5	***

*** p < 0.01 (2 - side)

既然男、女大学生的社会性别观念存在如此显著的差异,那么不同性别的个体在评价男性是否成功时,在“物质主义”相关变量上之所以存在差异,可能是由于:男大学生的社会性别观念更传统,所以他们仍然主要以经济和事业作为衡量男性是否成功的标准;而女大学生的社会性别观念相对平权,所以她们在评价男性时,对物质因素的强调反而较低^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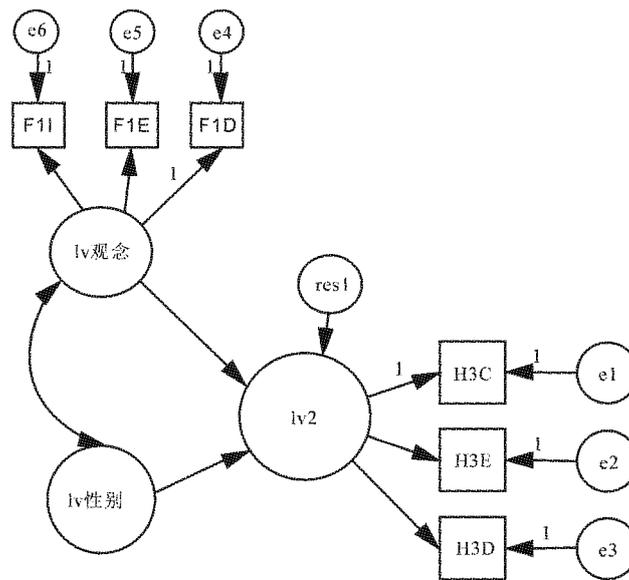


图 3 评价男性的价值观结构方程模型(控制后)

由此,我们在模型中引入“社会性别观念”因子作为控制变量来解释不同性别的应答者在价值评判标准上的差异,并以表 6 中的三个可观测变量作为指标。结果发现,在控制了“社会性别观念”变量后,性别对价值观因子的回归系数从 -0.152 降低到 -0.025,基本可以忽略。而“社会性别观念”对物质主义的影响力系数高达 -0.224——即在同一性别的应答者中,其社会性别观念越

① 严格的说,并不能排除第二种测量工具本身存在问题的可能,所以该数据还应当和其他数据参照使用。

② 在分析中我们会注意到:女大学生(本科生)是女性中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一方面,她们受教育程度较高,更多地接受了现代平权化的社会性别观念。另一方面,这一群体的年龄集中在 18-22 岁阶段,她们尚未太多的感受到现实生活压力,还处在较为理想化的年龄阶段。这可能是导致这一群体在评价男性时对物质主义因子强调较少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将女本科生和女研究生(硕士、博士)群体比较会发现,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即便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女研究生在评价男性时对物质维度的强调显著高于女本科生。

现代,在评价男性时,越不看重物质主义相关的指标。引入“社会性别观念”因子后,模型的削减误差比例也从控制前的2.3%上升到5.6%(详见表5“控制后”列中的数据),模型的解释力得到了较好的提升。换言之,男女大学生在评价男性时,对物质主义因子态度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应答者不同的社会性别观念加以解释。

六、结论和讨论

在上文中,我们从社会联系、物质主义和生命意义等三个维度讨论了社会性别因素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研究发现:当评价对象为男性时,男性应答者更多的强调经济利益和竞争的物质主义因子;当评价对象为女性时,女性应答者更多地强调社会联系和生命意义的维度。文章进一步指出,价值观的性别差异并非“本质主义”意义上的,而是和社会文化与情境相关的。由于女性的社会角色让她们更容易和他人建立联系,获得帮助,所以女大学生在评价女性的时候,更看重社会联系和生命意义的维度。而男大学生在性别角色定位上更趋于传统,亦即更多地将男性成功定位在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上,因而在评价男性的时候,他们比女性更多地强调了利益和竞争相关的物质主义维度。

上述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首先,人类的价值观标准应该是多元的,既包括现代工业社会所强调的利益、竞争等男性原型的价值观,也包括被现代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所忽略的社会联系和生命意义等女性原型的价值观。在这一点上,中世纪的凯尔特神话中帕西法尔寻找圣杯的故事或许是理解二者相结合的最好范本。神话中的帕西法尔是一个年轻勇武的骑士,他的任务是寻找象征生命终极价值的圣杯。当他在故事中遇到了象征女性气质的布兰奇·福勒尔时,他生命中温情、天真和可爱的一面被激发出来,让他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终极目标和价值。但当他在继续游历中忘记和福勒尔相逢的意义时——亦即女性气质在他身上激发出的价值观离他而去时,他的内在自我就变得冷酷、追求战争带来的嘉奖和权势,忘记了自己生命的原本目标。“帕西法尔和布兰奇·福勒尔的圣洁结合说明人类心灵是雌雄同体,由男性和女性的元素构造而成”(伊恩·普莱提斯,2010)。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伴随着消费的扩张和市场化竞争的日趋激烈,人们似乎像游荡中的帕西法尔一样,越来越淡忘了自己身上那些建立社会联系和追寻生命意义的女性原型的价值观,而只剩下个人奋斗、功利主义和残酷竞争的男性原型。本篇研究的价值在于提醒我们,一个完整的人应该有一颗“雌雄同体的心灵”,亦即在追求成功和卓越的时候,不要忘记自己的社会纽带和生命价值,忽略了生命价值的成功仍然是“没有意义的成功”(success without meaning)。

其次,对于大学生培养实践而言,我们应当关注社会性别因素在其成长过程中所起到的促进和限制作用。男大学生更容易被功利主义的目标所驱动,具有更高的发展目标和更强的竞争意识。但作为教育者,应当提醒他们不应忘记追求竞争和成功背后的终极价值,不要忽略周围的社会联系和美好价值。对于女大学生而言,她们有着更强的寻求社会纽带和生命意义的愿望,作为教育者应当从这一美好愿望出发,进一步激发她们对美好社会生活的向往;更重要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真正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弗洛伊德,1996,《文明与缺憾》,傅雅芳译,安徽文艺出版社。

胡钦太,2002,《新形势下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思考》,《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第5期。

吉列根,1999,《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肖巍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孟祥斐、徐延辉,2012,《高层次女性人才的性别意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福建省的调查》,《妇女研究论丛》第1期。

- 文萍、李红、马宽斌,2005,《不同时期我国青少年价值观变化特点的历时性研究》,《青年研究》第12期。
- 辛志勇、金盛华,2006,《大学生的价值观概念与价值观结构》,《高等教育研究》第2期。
- 许燕、王砺瑟,2001《北京和香港大学生价值观的比较研究》,《心理学探新》第4期。
- 姚本先,2007,《新时期大学生价值观演变的轨迹、特点及原因》,《高等教育研究》第9期。
- 伊恩·普莱提斯,2010,《‘帕西法尔’和符号学结构主义》,伊万·布莱迪主编,《人类学诗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阴国恩、戴斌荣,2000,《天津市大学生价值观类型的调查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阴国恩、戴斌荣、金东贤,2000,《多级估量法在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研究中的应用》,《心理学报》第3期。
- Beutel, Ann M., & Marini, M. Mooney, 1995, “Gender and Value.”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60(3): 436 – 448.
- Dittmar, Helga 2004, “Are You What You Have?” *The Psychologists*. 17(4): 206 – 210.
- Marini, Margaret Mooney. 1992, “The Role of Models of Purposive Action in Sociology.” Pp. 21 – 48 in *Rational Choices Theory*, edited by J. S. Coleman and T. J. Fararo. Newbury Park, CA: Sage.
- Marini, Margaret Mooney, Fan, Pi – Ling, Finley, Erica, & Beutel, Ann M. 1996, “Gender and Job Value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9(1).
- Miller, P. H. et al. 2000, “A Desire to Help Others: Goals of High – Achieving Female Science Undergraduate”. *Women’s Studies Quarterly*. vol.28(1\2).
- Rosenthal, Karen R., Ellis L. Gesten, and Saul Shiffman. 1986, “Gender and Sex Role Differences in the Perception of Social Support.” *Sex Roles* 14.
- Sax, Linda J. 2008, *The Gender Gap in College: Maximizing the Developmental Potential of Women and Men*. San Francisco: Jossey – Bass.

作者单位:中华女子学院

责任编辑:施芸卿